

凡是侗寨,就一定有鼓楼。鼓楼下,常有熊熊燃烧的篝火。那篝火,是侗族人的精神脉络和情感归属,也是过往旅者对侗寨的最深印象。

除了暑热喧天的盛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肇兴侗寨鼓楼下的火塘里都会燃起熊熊的篝火。我是阳春三月去肇兴的,那篝火一下就映红了 my 脸颊,照亮了我的内心。

当太阳静静地落入林木丰茂的山岭,夕阳的余晖如归巢的小鸟,在侗寨的街巷和楼宇间逗留。小鸟也如归林的夕阳,在侗寨鼓楼的翘檐和林梢停留、鸣唱。于是,百鸟朝凤般的声响在侗寨上空盘旋,侗寨便热闹了起来。

肇兴侗寨就这样迎来了她美丽的夜晚。

当街灯点亮,肇兴侗寨的街上就多了身穿各种服装、戴各种饰品的人,有闪着亮光的,有鸣着银响的,在多彩的灯光中倒映出迷人的身影。这时的侗寨,不再是偏僻的山村,而是怀抱五湖、襟连四海的一方天地了。

我打量着这里的一切,很想把所有新奇的景象都刻进我的心里,但我最喜欢捕捉的还是侗寨独有的元素。于是,我循着银铃般的声音走去,走进“礼”团鼓楼。肇兴是我国最大的侗寨,侗寨分五个“团”,并以“仁、义、礼、智、信”分别作为“团”的名称。每个团都有一座鼓楼,原本主要是寨老人们议事的场所。鼓楼下都有一个火塘,塘里的篝火,就成了凝聚人心的象征。

我见“礼”团的鼓楼下有六七十个侗族青年,站在鼓楼的边上唱歌。手或拉着,或搭在邻居的肩上。身体,随歌声的节奏左右摇动。他们很专注,不管听者有多少,他们只管将自己胸腔的气流释放,冲过声带,让歌声响亮,亮堂堂的在鼓楼下回荡,在街巷里飘扬,在肇兴侗寨的天空鸣响。

红艳艳的火塘,映着红彤彤的脸庞。火焰在鼓楼下的火塘里跳跃、升腾。火光映照着人们的脸庞,拉长了人们的身影。我身边有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身着时尚的衣服,伸出胖胖的小手,将手心向着火塘。我好奇地问:“你冷吗?”她闪烁着机灵的眼睛望着我:“不是冷,是觉得好玩。”我装着了解的样子说:“有什么好玩的?你以前没烤过火吗?”她瞪大眼睛望了我一眼,转脸看着红红的火塘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火,这火好红,火苗很好看!”她身旁的中年女子听见我和孩子的对话,转脸对我说:“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她以前没看到过这样的火,我是特意带她来内地走走,见见世面。”

我望着火塘,感觉火苗随侗族大歌的节奏蹦跳。最原始的火,最本真的燃烧方式,能激活人们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即使一个来自香港的女孩,也本能地觉得“好玩”,那是人类的天性。侗族大歌,更如这篝火般神奇,震撼到灵魂深处,难怪被称赞为

“清泉般闪光的音乐”,那“光”,谁能说与鼓楼下火塘里的篝火没有关系?

夜幕笼罩着侗寨,但侗族的街巷和鼓楼却被灯光和篝火映得十分明亮。歌声顺着那些光亮,如黄昏时分的归鸟,在屋檐和翘角间飞翔。原本用作寨老人们议事的鼓楼火塘,成了聚拢四方、对话天地的剧场。我和那两母女道别,那女孩说:“我还想在这里烤

年时光,凝聚着信任和团结。从侗族人热情开朗的胸怀,到真诚善良的待客之道,再看每个火塘边青石板上刻着的“双鱼图”,就不难感受他们的团结精神。而侗寨篝火只是将这种精神外化成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外化成了温暖人心的形式。

当太阳从侗寨的山岭上升起时,鼓楼、风雨桥和高高低低的民居都镶上了耀眼的



## 侗寨篝火

熊维良

火,听歌,这首歌很好听,像鸟鸣一样。”

我沿着侗寨的街巷,一路欣赏这热闹的夜晚,到处是歌声,到处是银饰作响。每座鼓楼下,都是人们围着火塘或坐着,或站着。跳动的火苗依旧红得鲜艳,依旧照着人们的脸庞。这让我想起了儿时在农村老家冬天烤火的情景,也是一家人围着火塘坐着,有时会加入几个邻居,大家总会听其中最年长的那个人讲故事,说道理,一坐就会坐到柴木燃尽,大家才快快离去。

侗寨的篝火,热烈而持久。一堆柴木,总会燃烧很长的时间,一般要持续到午夜以后。当街上人影稀少,渐渐归于宁静时,鼓楼下的篝火还旺旺的燃着,甚至会燃到天亮时分,第二天的太阳升起,照着火塘边的“双鱼图”,篝火还闪着昨夜的光亮,散发出昨夜的热情。

侗族,有着如水般清秀的外表,有着如火般的热情。鼓楼下的那堆篝火,穿透千

金边。鸟儿出巢,带着阳光的斑点在林间飞翔。我从“礼”团的鼓楼边经过,见昨夜还冒着丝丝青烟,有两个侗族老人,将水缸放在弹跳着火花的炭灰上,缸里冒着热气。我知道,这是他们一天的“早茶”开始了,虽简朴,但充满了烟火气息。虽不见火苗,但昨夜的热烈足以温暖他们的晨光。

当我走过鼓楼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侗族的每个人,都犹如侗寨的篝火,正因为他们是篝火,才能唱出激情四溢的侗族大歌,才能唱出“闪光”的侗族大歌。

熊维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遵义市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报》《中国乡村》等。



## 晾衣绳上的秋天

高低

秋天来了,先是爬上晾衣绳,继而占领了整个院落。那根横贯在院子里的老麻绳,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泽,像一条等待秋风拨动的琴弦。

小时候,我家的晾衣绳是最普通的那种,横贯在两棵梧桐树之间。它被阳光晒得发白,被风雨磨得粗糙,却依然坚韧地悬在那里。母亲常说:“这绳子晾过的衣服比我们吃过的盐还多。”确实,它见证了我们家四季更迭的衣裳,也见证了岁月的流逝。

最先感知秋天到来的总是这条绳子。清晨收衣服时,它变得僵硬了;衣服挂上去会发出“咯吱”声,像是老人起床时骨节的响动。指尖触碰时,凉意便顺着爬上来,带着几分秋日特有的干燥,让人想起枯黄的落叶。

母亲晾衣服时总要抖三下,仿佛要把衣服里的梦境都抖落干净。衣服“啪”地展开,像一面扬起的旗帜。竹夹子排成一列,像一群栖息在电线上的麻雀,在秋风中轻轻摇晃。有时一阵风来,夹子们便“嗒嗒”作响,像是在开秘密会议。

秋天的衣服特别厚。毛衣吸饱阳光变得臃肿,像吃饱喝足的胖子;牛仔裤僵硬地挂着,裤管像两条冻僵的腿;棉被霸占整条绳子,得意地展示蓬松的身躯。它们挤在一起,被风吹得“沙沙”抱怨。这时的晾衣绳,就像满载的货船在港湾里轻轻摇晃。

隔壁周婶的绳子上永远挂着褪色的蓝布衫、补丁裤子和旧抹布,像忠诚的卫士守卫着简陋的院落。她的衣服孤零零地飘着,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有时我会想,这些衣服是不是也在思念那个远方的游子?

秋天的阳光是有重量的。午后,我常常躺在藤椅上看阳光挪移:先在父亲的衬衫上熨平褶皱,又跳到我的校服上泛起光晕,最后蜷缩在母亲的围裙口袋里打盹。这样的阳光,像老酒般越沉淀越有味道。

傍晚收衣服时,它们带着阳光的温度,闻起来有太阳的味道。母亲把脸埋在里面深呼吸,仿佛要把整个秋天吸进肺里。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很多年,说是能驱散一天的疲惫。

秋风起时,晾衣绳上的景象便生动起来。衬衫袖子在空中挥舞,床单像在练习呼吸,袜子或双跳着华尔兹。有一次,母亲的丝巾挣脱夹子飞走,她说:“该走的,留不住。”这句话里藏着多少人生智慧。

深秋时,绳子上的短袖换成毛衣,薄裤换成棉裤。绳子被压得更弯了,像负重前行的老人,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

雨天,雨点打在绳上溅起水花。湿透的衣服沉重垂着,水珠从衣角滴落。这时绳子格外沉默,仿佛在忍受痛苦。但雨过天晴后,它又会挺直腰杆继续履

行职责。

入冬前,母亲拆洗所有被褥,五颜六色的被面在绳上飘扬。邻居们说:“王家媳妇真勤快。”母亲只是笑笑,继续她的工作。

第一片雪花落在绳子上,很快融化,留下深色圆点。母亲收起陪伴我们一年的麻绳,院子里突然空荡荡的,只剩下两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和一条看不见的直线。

晾衣绳上的秋天带走了阳光的味道、衣服的温度、母亲抖衣服的声音,但留下了关于坚韧与承担的记忆,像那条老麻绳一样系在心上。

老人们说:“衣服要晒得透,人才活得明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是否也该学会晾衣绳那样承受生活的重量?是否也该让心灵在阳光下得到净化?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那条普通的晾衣绳上,藏在随风飘动的衣物间,藏在母亲抖衣服时的那三下声响里。

高低,原名王志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星星》《散文诗》等。



黄泽

诗花烂漫

秋日迴龙溪

(外一首)

龙翔

盐商的马蹄声在太和桥头老沙棠树婆娑的影子

里渐行渐远。尘烟深处

驿道如同一把平放的古琴

转轴拨弦间,道不尽

盐商腌渍的百年乡愁

岩泉水自青石缝中汩汩涌出

流淌着覆水难收的私语

迴龙蜿蜒的腰线,是一封

未及拆封的情书。一泓碧水

绣出茶马古驿的今生前世

昔日“小荆州”的繁华过往

在沿岸的徽派马头墙上

慢慢结痂

石拱桥驮着斑驳的碑文

迎送一路的车水马龙

站在桥上扶栏望去

竹筏在河面往来穿梭,摆渡

老街青石板磨亮的光影

还有竹筏上红男绿女

笑语欢声

衣着苗绣的姑娘在柳岸边

俯身汲水,涟漪里浮起整座古桥

揉碎的星光

时光里的一碗面

一根根纤细的银线,串起

三百六十多道月色

从一颗饱满的麦粒出发

在迴龙溪畔的风调雨顺里

萌芽、抽穗、发酵、拉挂

直达我们柔软的舌尖

古镇的青石路面,驮起

驿道上打马扬鞭的疲惫

当河对岸的炊烟

在暮色中轻轻升起

离家的距离就缩短了一程

老街上吹来的风,穿过

旧日灶台的蒸腾,在石磨的

转动中沉淀、蒸腾

每次与古镇对视,总有一抹

麦香在唇齿间涌动

总有一颗粒,从挑水河的源头

卡在记忆的弦上,等待发芽

面对一碗热气腾腾的石磨面

我们神清气爽。浓稠的汤汁里

盛满岁月的醇香

龙翔,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散文诗》等。

## 第一片秋叶

黄泽

当第一缕秋风掠过山梁的时候,山梁下的村子开始热闹起来,在经过短暂的修整后,村民背着背篓,拿着镰刀,三三两两地走进田野。在一片金黄的稻田里,来来往往,“梆梆”的声音,在高山峡谷间回荡。跟在大人们后面的,是几个刚放学回家的孩子,有的在学如何捆扎稻草,有的在捡拾地上的稻穗,那忙碌的小小身影,被融进故乡那幅凝重的油画里。

抬头望天,天是湛蓝的,蓝得耀眼,蓝得纯粹;半空中的烟岚,湿漉漉的,弥漫在山野,缠绕在林梢,飘浮在空中;远处天边的一簇簇霞光,薄如蝉翼,粉如胭脂,红如烈火,千姿百态。此刻,天地间似乎所有的事物都湮灭了消息,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第一片秋叶的降临。

秋天的第一片叶子要落在哪里?当然是宁静的山野。

一阵秋风吹过,天气开始变得凉爽,被夏日炙烤得憔悴了容颜的小草,在不经意间迅速地萎缩了,只剩下平日里那些倔强的灌木,在风中孤独地摇曳。树枝上的果实,小小的,红红的,像是一个个漂浮在山野里的红灯笼,炫耀着光芒,成了这片小山岗点燃的最后一抹云彩。一场秋雨过后,小溪变得更加清澈了,在水藻飘逸的河底,鱼儿们早躲进了岁月的深处,几只豆娘(蜻蜓)墨绿色的身影,在水草间飞来飞去,似乎在等待着第一片秋叶的降临。小溪边一棵白杨树的叶子像是怀了心事,匆匆地把自己打扮得格外耀眼,然后静静地等待着。夜里,又一阵秋风吹来,在清冷的月光的陪伴下,那片叶子已经做好了提前离开母亲的准备。在村民还沉浸在梦乡时,她在晨雾的陪伴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红装丽人。

静静的山野注视着,潺潺的溪水倾听着,永远流淌不尽的时光也在倾听着,第一片叶子飘落的信息。没有告诉过小溪,可清澈的小溪知道,那一片来自大自然的精灵,一定会在自己的身边飘下,咯咯地笑着,会在炫目的阳光下,惊醒鱼儿的梦。没有通知山野,可宽厚的山野明白,自己的女儿,那个已经成熟了的生命,应该有个自己的归宿。

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

第一片叶子总是很恬静,很绚丽。她也许本该就是大地母亲最宠爱的女儿,在寂寞了一春一夏之后,在无情的秋风开始肆虐之前,悄悄地挣脱了母亲的怀抱。

也许她选择的是一条坎坷的路,也许她选择了遥远。也许,过不了今天,等山村里的炊烟再次升起,等早起的乡亲们赶着牛羊上山的时候,一树树彩蝶般的秋叶就会装点整个山野。你去问,每一片绚丽的叶子都羞怯不语;你去找,哪一片才是秋姑娘的笑容?不如唱一支秋歌,哼一段小曲儿,就当是打听到了第一片秋叶的消息,沙沙,沙沙,用心跟随山野的风,去倾听大自然轻柔的呼吸。

而此时不是。此时的第一片秋叶还在山岭上飘动,还在小溪边舞蹈。你可以看见她的身影,也能听到她的私语。山野很静,静得只剩下柿子黄灿灿的眼睛,他们也在张望湛蓝的天空和汤汤的溪水;悬崖上的老檀树,仿佛站得更高了,只为能第一个看见第一片秋叶的笑容;小径上的野草在微风中屏住了呼吸,它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爬满了山间小道,好像在等待西风肃杀后寒冬的到来,等待又一个春天燕子的呢喃。

田野里一派祥和的景象,当第一缕秋风掠过的时候,地里的庄稼就已经收割进仓。离村庄不远处的小溪边,几个稻草人孤零零地站立在田坎上,仿佛在诉说着不眠不休的情感。村子里的姑娘说:“我昨夜做了个金黄色的梦,梦见稻子会说话,还舞着黄灿灿的衣服到处飞呢!”

在这个秋天里,我也把所有的视线投向天高云淡的山野。也许第一片秋叶知道,年年播种,年年收获,秋天从来没有迟到过分毫。也许,第一片秋叶除了娇羞,还保留了一份小小的矜持,飘摇的旅程,留给了庄稼人永恒的牵挂。

是啊,淳朴的乡亲们有谁不渴望丰收的来临?有谁不盼望秋叶的消息?那些经过无数风雨锻打和锤炼过的秋叶,多像一首首优美的诗,一个个优美的音符,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每一段风雨岁月,也书写着每一个丰收的日子。

秋天来了,第一片叶子和她所有穿着彩衣的姐妹,就开始在秋天的原野上舞蹈,为村民庆贺,也把成熟和喜悦写进浓情蜜意的秋天,然后,悄悄地消失在原野上,留给大山一片思念的空间,弹奏昂扬的夏,或恢宏的秋,等待冬天的到来。

随着秋天第一片叶子的降临,玉米挂满了农家小院,辣椒串红了乡亲们的喜悦,稻谷填满了庄稼人心里头的梦,连忙碌了一年的镰刀、锄头和犁铧也悄悄地爬上了墙角,和山里人一样,在静静地等待第一片秋叶飘落的消息。

我仿佛躺在故乡金黄的童话里。

第一片秋叶飘下来了。我站在故乡的原野上,聆听着秋天来临的信息。也许,真的是一片秋叶,足以幸福过往的时光。也许,不是一片,是五彩的叶子一片一片串起,我,就拥有了一个彩色的天空。

轻轻地,我亲吻着这第一片秋叶。

天地间一片绚丽。

黄泽,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落花无意流水无情》《历史和现实交汇处的乡村》等。



黄泽

乡愁

黄泽

乡愁

黄泽

乡愁

黄泽

乡愁